

3

T 5424/134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8 1941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王祖玉

蘇泗水初到婁東鐫價未定祖玉為置佳石伯十枚  
語之曰但為某作衆始翕然某向蘇索烏絲紙祖玉  
聞之輒投三千幅諸人偶集某許揮灑略盡

沈叅政

叅政沈全吾歸德門下士甚相知愛叅政雅自重都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無所請其孫雨若幼孤意憐之令就童子試貽書歸  
德祈共獎成荅曰公善人也後必有興者都無一字  
而是歲雨若補博士弟子叅政愈益誦歸德之相成  
至老不替焉某嘗從雨若游叅政喜爲置酒具樂歌  
闌舞罷不肯止性又不飲對客危坐啖菓微笑而已  
嘗夜罷酒天且雨與客着屐而去客強之輿不聽曰  
毋令後生輩笑老人憊也

阿聲

吾每思阿聲半鞞臨池令人欲忘灑櫛嘗得句云世

問亦有傳神筆誰識披襟解帶情

高杏東先生

高杏東先生予祖行也豐頤長眉清約爲務多質古  
之儀一冠十年不換爲鼠所傷補綴而冠之或以他  
冠進謝弗御也嘗爲予父講說經史號稱淹博習戴  
氏禮爲遠近所推譽會稽陶文僖公嘗延致之還得  
杜氏通典一部唐子畏所校也子畏每夜盡一卷用  
朱黃識其旁卷盡輒寫山水人禽竹木其端或書小  
詩或括前意爲一二語或紀日月誠一時佳玩也先

生甚加秘惜不欲示人予特愛其繪像請之輒得憐予稚小故今書不知所在矣

馬天閑

馬天閑于菟無所屈心獨下予嘗尊稱之于人此天閑所以未至也予何菟乎天閑負靈秀之姿意在淺出而未盡深入此其未至也今入矣至矣筆之所到而境開焉若有使焉我何以益天閑哉昔者梁丘據問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甚異于人也常爲而不休常行而不自

而已矣

夢張伯起

生平不識張伯起己丑之歲一邂逅李仲和舊居而已其弟幼于之亡其身也伯起誠不發喪予聞而正之客歲晤孟長于故王孝子宅與文起期久之乃至文起曰會與張伯起訣故遲因言伯起都無所苦殊不失潔清之槩予又聞而善之予與伯起如是焉已昨夢歎伯起別署容止都雅居然己丑所見謂予言五味之節可以養生其要在均調之時不偏其用斯

保合太和山澤之民不食鹽醢終于羸憊而無力又  
言物有土有人土和者上人和者次如螫生于海水  
能傷人經其俎則不傷推此類具言之其言駢聯而  
不可窮其儀楚楚自貴而遺物殆是伯起也耶

夜書

伍子胥知王僚好之每入與語遂有勇壯之氣稍及  
其讎而有切切之色讀書至此未嘗不憤懣而嗟吁  
也丈夫具須糜成天下事竟不免向人喉下取氣哉  
偶有所撰牘令子琴誦之欣然自得也而門外隱隱

呵導聲甚壯小婦曰有如蒙子進賢寇則必有就矣  
安所得紙上快人事乎又曰有如此象意物足可無  
愁然不免雖曰安貧吾斯之未能信矣爾時深有愧  
其言

平淮西

韓昌黎平淮西碑政堪與段碑並傳譬之舉業焉韓  
者程義也段者墨義也後生強解事往往左韓而右  
段非之非者也不見程義以式士不以取士乎韓子  
曰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又

曰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由是觀之然則韓子既自知之又知其人有以取之矣而左右袒焉何哉

奉養

人子之所不能自必以致之親者進士也既登進士則其力可以無所不竭無不可必之心然有一馬籠繫官守地遠睽隔而國家功令得予告終養皇祖以孝治天下恩孰大焉然制曰一子許終養有以其弟出爲人後請之而得者吾鄉刑部主事王先生執禮

也制曰母老雖有兄弟同父異母者准歸養有以嫡子既歿庶長子請之而得者上虞廉憲鄭先生一麟也噫寬奉養之路廣求忠之門其至矣哉而世又有借以行巧者朝廷亦徃徃知而不問也

衛叔寶言

言發于心而衝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予與其逆予也寧逆人故卒吐之此東坡養生之說也予每逆人而久之愈不能平逆予而頃就消落斯知東坡之澹斷乎不可及已夫既不及之而猶爲其事豈不

謬哉衛叔寶有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  
以理遣吾將行之終身焉蓋年老境逼苟動于氣自  
知其不能堪故雖所尊信如東坡要不一以其說為是  
也

劉管

劉遺民就舡作鱠雖曰不要名吾不信也管幼安懷  
寶遁世灑澡手足始闕園圃噫幼安秀幼安真

朱夫人

顧莒州妻朱夫人女丈夫也性挾風霜尤攻文藻隹

復流離顛沛之際朱黃不去其手慘悴不形其空  
之近古楊用脩婦莫能過也有集未行世知者憾焉  
偶檢其送茂儉之楚一律漫錄之以俟壁合茂儉莒  
州初字也

長亭柳色漸移陰一曲驪駒酒漫斟春夢每驚巫  
峽遠離情還共楚江深無魚羈旅休彈鋏有鴈來  
賓好寄音別後試看清漏月關山千里鑑同心

爾章痘

今日遣訊爾章且悲且喜吾女能留一塊肉人間矣

往歲婢子荷花言吾女大病時乳母劍二遺立于旁相視流淚尤不能忘其子今幸脫此關覺人情安妥妥須其成也爾章痘疹自月之十七日陳與培貽書來告即稠密猶堪勝載吾爾時眼光落江南樹色矣今日敢筆其事豈不幸哉捱過三十刻許當又得痘回消息也小者雖未然顧神氣可仗吾且必之于理無恐耳

世長

先世長去年此日猶着新衣觴予草堂予謂之曰君

宜自逸不須便作主人世長依依久之而去步步回頭是日午餘繆仲醇自婁東聞世長病來訪予喜甚偕詣西林看之冠幘儼然意亦甚喜仲醇爲好語慰藉而私予曰元長何得無弟除赤身入山便能無念乃活耳予固強之仲醇曰此症釀久所致但患其發今發矣如之奈何既別予步不能前而世長迎予笑曰竊觀仲醇之色我已知倘猶事在我乎兄毋恐予歸草堂而座上三十二客競相勞問予唯唯不能措一詞也蓋予之憂世長自知其病已切而雅信仲醇



聊試以其言卜之耳自是以後亦屢見減可予憂之甚自世長歿而後痛其相好神完不似便止于五十三歲人也悲夫甲寅六月二日記

故隣

里人七十有請為祝詞者率爾應之不暇深思也七十翁豈所謂許老名堂者耶予與賢宅後凡六姓曰瞿曰許曰吳曰陸曰湯曰吳皆小有坦屋多墳墓互相婚媾頗能自食其力而瞿為之長故比部伯暘先生裔孫也後徙而東不百步許氏常賣卜祀玄武

至虔予髮未燥輒祈之許老多語言之贈乃不意其即便為七十歲人也陸老名尚文遇事輒辦與許隔垣而處而許氏房巍然獨存不啻魯靈光矣吳老文秀墓賴其甥名壽者保之壽之子今給事縣庭不復食其力如初湯子恩侍光甫弟為縣守城卒其一吳某故攝者頗有風儀恂恂然言不出其口後絕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予不免率爾于許氏之請毋乃非其義乎

破山長老

甲辰訪破山寺始識長老無着道爽有氣開士中了  
了人也達禪師嘗入此山有乞施者師署其冊云某  
甲捨銀一分以付長老曰可亦爾長老曰貧道爲十  
方主進安所得一分而施焉禪師默然蓋其鋒穎如  
此其後破山常住爲鉢菴長老精修淨土而無色力  
純以身教化人不久謝世其徒六空者威眼辯舌盛  
有血氣能言其父爲何心隱所連繫江右獄中事神  
情都往今亦稱古人矣人之云亡破山寺安能無寂  
寂乎無着故具眼然見予輒多俊語可追而憶也鉢

庵雅不欲以言自損其氣而爲予指授方藥則豐豐  
而不休六空倒屣欲傾香積豈其有夙因耶伊君歿  
自破山歸具言今日狀爲之慨然蓋去來本無而情  
鍾吾輩東坡故言之矣

真澄

川僧真澄號海宇募造旃檀佛像一座請予疏焉予  
昔與洞十師約貧人念無可捨意欲以筆墨作佛事  
無問根智師許之迄今不敢忘然予言故不足重而  
事各有緣徃徃願而不至澄勤苦晝夜具四威儀將

必就眉山有高明者嘗於西林燃指供佛務苦瘠其身具足諸願而去予亦稍施筆墨助之不知別來精進何如澄順慶人出家興福寺嘗爲王平倩先生主能言其居家孝友狀又能誦其所作諸義累牘不遺澄亦可喜人也

支和亭

昔與沈元澄戲多流連彌日支和亭嘗與馬丙申而後遂不復見今日與仲開季淳同詣其所鬚髮皤如而言笑舉止宛然無異蓋其人但取自適而無甚感慨不平之惕其懷得之故有道矣元澄適然天放今之古人昔之吾友見和亭不覺傍皇竟日

王世周

王世周先生捫蝨談詩故自脩遠而鷄骨支床俯首便睡時有帶夢翫翫之容哺啜亦不及曩時可念也可惜也邦有先生所謂山川之秀而世未有能安之者真隱之于人遠矣哉錢受之爲關尹馬仲良言之意欲相邀聽其談義不知如先生者政不須談豈二公知之不盡耶王右軍晚歲與人別輒作數日惡其

于先生蓋有甚焉

二奇

今日得二奇士曰魏肇魯曰支世程皆終童之年耳  
魏揮灑自如無不滿志其博浪椎聞蟋蟀諸論琅琅  
有作述意支醇遠華腴才料可兼十人自有耳目未  
見如此眉公曰魏如鳳鷁破殼虎子食牛某亦曰支  
如孫策遇劉便恐英雄忌人

顧靖父先生詩

某作日記意欲隨所得多少書之然終不能盡今日

偶閱顧靖甫先生詩則又未恐其不盡矣先生詩文  
至多而世未有傳者此卷得之謝含之所藏云含之  
事先生久能周旋于貧苦患難無聊之中又嘗自賣  
一吏部家爲先生白寃狀而先生用是卒顯於時及  
先生之歿也含之繪像而祠之飲食必祭語及則淚  
霑霑不可止世人謂飲食談笑之交未必可仗豈盡  
然哉然因是可以知先生憐才之素矣詩十九篇

重来歌舞地一望一鬼銷楊柳樓前塔芙蓉院裏  
橋夢餘今夜枕曲遠舊時簫縱有空梁燕誰能認

王鑣感舊

憶昔千金散頻將百寶裝  
厭厭成夜醉點點是春光  
大樹烟迷席雲屏月映裳  
試看今日徑寧似舊時堂  
虹玉光俱盡驪珠影尚懸  
一朝辭盡棟何處照華筵  
撫已知膏鑠逢人悟火傳  
所嗟違壯志無興覽韋編  
燈歎

壯志辭塵鞅禪心就法林  
入山春欲半去路雪猶深  
茶乳時來雀花香屢變  
禽不知晨誦處幾度綠蘿陰  
送張仲立讀書虎丘

地遠機能息群鷗狎不飛  
漁人催鼓闕蠶女抱筐肥  
雨氣來峰色烟波散月輝  
平生湖上意於此澹忘歸  
過柴凝甫湖上新居

念爾居偏寂經旬長綠苔  
隔城看月過出徑問花開  
扶病惟餘骨題詩揔擅才  
門前新景合春水泛渠來  
舍之病起貽贈以詩

入秋常作客向晚尚尋僧  
榻與雲同卧臺因雨未登  
寂喧俱幻境去住揔離形  
夜半看明月松蘿色滿庭  
宿鏡湖上人房

海色逢君思不禁共携輕屐快登臨客迷芳草春  
初半人問莼花歲已深坐久城霞微歛黛晚來山  
翠尚成陰尊前惜別須沉醉每負年華折寸心孫  
齊之招飲莼花澗

同游流落恨如何轉惜年華逐逝波青鏡罷窺違  
壯志綠樽頻御且狂歌書從庭下披芸草衣向山  
中戀薜蘿晝靜掩關無過客祇堪跌坐學維摩東

張仲立

仙郎標格玉壺清綠髻青袍烏幘輕展墓已酬人

子志到京重喜大官迎山中不飲茱萸酒天上惟  
調芍藥羨明日登高君已別何緣笑語嗣參軍重  
陽前一日送孟光祿

少年報國欲從戎萬里長驅逐塞鴻誤被鑠金成  
積毀羞論射石建竒功櫪前荒草無嘶馬匣底寒  
霜有螿龍聞道君王方拊髀誰將魏尚起雲中賦  
得棄將一首

傷心萬事獨淒涼貧賤那堪別故鄉名愧仲宣還  
寓楚才非賈傅亦浮湘雁書天外憑妻寄魚鮓江

頭憶母將芳杜汀汀隨處綠祇飛春夢到池塘  
別家一首

春山西礪幾登臨坐倚長藤玩夕陰客至可方招  
桂隱興來何異撫松吟纏綿心事滋新蔓俛仰風  
光隔舊林縱道南枝懷越鳥亦將無住卧禪心  
山之西有藤蘿春凡四宿其下感悟命篇

東郊已見三陽曆北苑仍看五出花應是隨風迷  
蝶舞還疑照水傍梅斜避寒祇許扁衣戶乘興無  
須訪戴家縱有妍辭能作賦梁園今不重才華  
春

雪詞

夜月驚烏影寂寥瀧雲飛處下亭皋群飄孤寺迷  
蒼徑亂洒重河響碧濤客謝平原珠履散兵殘楚  
帳鉄衣凋誰將薄命題詩句流向春溝出御橋  
詠

落葉

江水風吹最可憐隨春飄泊向誰邊飛成小蝶猶  
疑夢散入群鷗亦是緣謝女才情疑夜雪魏妃愁  
思亂朝烟韶華未離人間劫滅度無餘始悟禪  
尼

院楊花

人世流光摠易道芙蓉欲放又驚秋山中到處携  
輕屐湖上重来浮小舟百里土風元自合五陵豪  
興未全休逢君妙曲當杯訴忘却平原十日留携  
沈生泛秋累日詩以贈之

扁舟桃葉倚吳歌秋思如春可奈何神女臺前弄  
雲雨漁郎溪上狎風波宜顰西子容顏在苦昧東  
隣歲月多自是鵲橋非易度笑將澤國比銀河無  
題

北邙山頭啼破春野田棠梨愁殺人松枯石碎麒麟

麟死風乾草露吹行塵千年碧土埋香玉有酒無  
兔向誰哭垂楊裊裊逗輕烟下馬東城挽新綠北  
印行

### 金翁

先從姑嫁金翁名汝礪少與支有功張伯任諸老稱  
爾汝交賦詩飲酒凝然有大家之氣諸老既起家爲  
大官翁獨浮沉諸生間時蹶時起不甚屑意伯闇既  
知名當世便謝去其諸生掀髯萬卷中邑人自推重  
之嘗游楚黃歸爲某道其江山之勝歷歷在目今日



讀翁大樹齋詩如見古人輒爲紀之伯闇能文章定有紀錄爲翁頰上加三毫也從姑甚愛于王叔健甫君擇壻得翁齊眉舉案至老勿衰說者爲有梁孟之風焉

嚴公調

往在沈先生許見嚴公調陳公虞王孝然作義歎爲方今之俊而公虞孝然遂相繼脫泥塗雖未完局可俟旦暮公調獨翫髀諸生中意思都盡昔孟夙讀嚴義深相賞識謂可當世一人今日閱貽清堂諸篇故

當不負孟夙

狹邪

某年少時頗好狹邪游然未嘗不自貴重所以往往誣其強有力者而絕未嘗有辭色之傷花風柳月豈必召侮啟羞要以求爲當家好行小慧則不免僂辱不然倩女歌兒將成長物也哉李世民不衫不履褻裘揚揚而至遂令天下有心人銷殞殆盡韓淮陰驅市人而用之提百萬兵如使左右臂是遵何術乎虎有偃火有燄皆物之不自知者也

崑山社

吾鄉文社最盛于顧文康之十一人其後皆去爲大  
官得謚者三腰犀王者四其規人受一目目之難就  
者必方奉常魏恭簡受之予猶及見其社刻一編于  
顧元宰之東園彬彬質有其文者也歸太僕有南北  
二社同日並舉太僕卯午之南未酉之北飲酒談笑  
寬然有餘于時文學之士霞布雲蒸如李廉甫方思  
曾張自新其最著矣而又時就政于吳孝廉秀甫今  
文而步古文之脉自吾鄉始也 穆宗章皇帝初元

有詔限字短調聿新則陳晉卿許公旦顧茂善主其  
盟王伯欽顧實甫王幼文踵其盛二社人文後先熠  
燭邇年以來多以廢閣爲老成狎主爲迂妄四方修  
文之彥間數鹿城豎指而過之矣攷其藻麗豈曰無  
人而合志者寡有美不著王淑士張宗曉輩力振其  
衰旗鼓相望然出處後先社友離合暉映先哲領袖  
後進其在遺清堂諸君子耶癸丑之冬有介金伯闇  
俾予爲序者會先世長之變不果自今觀之鐘鼓管  
簫箏琴瑟琵琶叶唱齊鳴而其欲操豚蹄盞漿爲諸君

子一擊缶也豈不謬哉讀社草孟義之四漫題數行以謝不能作序之過非獨爲先世長之變而輒止者也

元神

寒暑之變至于折膠流金而人能堪之者元神在也童子琢冰以爲樂田畯賈豎赤日焦面飲噉如常此豈有異術哉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天之生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謂吾性怯暑久而彌甚者此諱老之談也降地之魄斯湏則堅夏死之人不日而腐今吾喘喘之形所爭不能尺寸矣危哉危哉

悸

少事伊吾苦心擬議戊寅在大樹齋每構一目輒局其戶有十易草不得者政營度時狄仲魯相詣聞呼厥然而驚怦怦若墜仲魯曰此悸也故嘗有之但食荔奴乃止然亦旋已不知奴之効也又一日侍先君子奕落子發之醫者教服天王補心丹未竟而已已不竟服自是每有驚悼輒發不藥自止癸丑先世長之痛發漸數今年四月十五日至于今發不可止矣

若騎追若椎擊若帶夢相視惘惘不知身何處所若有不得已之出搃之無深楚而有久悶茫昧恍恍而已或對客談笑或聽童子讀書或潛思小令小詩則差減久亦大劇不知何爲也所藏方書既漫漶不可檢童子不健于視字又不能句不知檢但憶經云心痛九種悸處其一又云久病無寒暴病非熱予所患殆熱厥乎予自二十歲後無月不病無病不劇所最苦一脚氣一怔忡脚氣類傷寒其楚無類者顧守中云衝心則不治爾時多服楊梅仁及膝而止遂不復作

今之爲患其與生俱者乎死而已乎

鄧文潔

鄧文潔公爲舉子時屏處山中獨與李某爲友李至必出所構義相商質遂命局其後但命局耳李訝之公笑曰會元文難就更不易看辛未在場中與王伯欽先生連舍王頗自負見鄧卷愕然出語人曰未見鄧時妄意場中無如予者既見鄧場中莫須盡如鄧者

夢王季和

梅村草堂集卷四  
夢訪王季和山中臨澗依谷頗極野宕之致季和敝  
服亂頭教小學生數人聞某至徹講而出已入畢講  
床上圖書紛披庭中小桂爛發粟委香浮逼人鼻觀  
某爲致南零水兩罈而去昔與季和別在癸丑正月  
之八日今歲正月十日詢受之知季和山居耳如水  
之交夢寐無異豈晉孟嘉使還當有山中人消息耶  
南零之餉殊有異意更覓便羽告之

孟光祿景淳

某與孟光祿交幾四十年每見其門戶之擾意外之

事多有非常光祿處之晏如絕不見其矜感之容未  
久輒定故是可用之才非賢卽之匹也家仍素封世  
眼所矚而徵仕公當晏然之日厚施戚屬爲力頗易  
于光祿斯亦彼此各一時矣由是觀之寧能免叅差  
之舌乎藉使光祿爲一介書生當在有志之列卽不  
然富非指名亦必與于厚倫睦族之品欲以吾說作  
一祭光祿文病甚未果乃因弔而志之

朱懷東

舟行熱不可忍與杜醒陶小憇子魚郊園則朱明卿

在焉晤言之際默然久之念懷東先生見其嗟賞將  
有却公坦腹之觀雖未竟約終不忘北海偉器之待  
手神談笑宛然在目而其一生坎壈使先生不名知  
人慙負何極既別去猶復卒卒自語

三文

昨公亮携三文見訪未嘗吐音發韻酬荅之際虛室  
冷然或難其暑月僑居羸瘦之甚政不知籠禽婉慧  
故由樊縶中取勝耳

許寅季

首許寅季訪某草堂甫入座便奏新聲兩闋笑詠而  
去其甚重之愧不能操阮千里琴與之相荅響也寅  
季上虎丘石歌吹寂然斯亦獨詣于此道者矣又有  
李奉虞者貌古渾聲若老人之咳且譁而寅季自以  
爲不及此意未深解也某嘗識李于鄒先生座上周  
旋竟日其意亦自云爾腔推崑山音稱無錫而許李  
皆吳中人政猶文在鄒魯而風必吳會也耶

病暑

人有病暑者不健七筋肌肉暗削乃至不能自言其

所苦其則不然見家人具食徹體都汗性好茗薜滌  
壺列水動以數次第引啜童不暇炊至五六月都  
不得盡一噐烟生喉舌腑膈焦枯少嗽時菓差覺小  
潤膚汗潏泚如荷縲綫拍蚊沾血竟夕無眠清蟬嘶  
露皮毛蝟起而體不加羸心情殆盡此則某病暑之  
候也加以頽年害悸百感具興空谷乍響如追突至  
談笑喧湛不異平日被髮朝吟俯首思睡涼風短夜  
或不就床又併儲嘗耻黃口嗷嗷計筭米鹽朝支暮  
誦寧有好懷消此永日然而紛床盈几無非蠹冊開

徑延賓時來英彥砌卉盆花竒香馥鼻池鮮樹嫩足  
比蓴鱸雖云寄視坤筠故自洋洋盈耳敢唏不足妄  
有遐思偶三伏之云徂聊支頤而紀日

陶寫

謝太傅疲暮之年賴絲竹陶寫王右軍觀田里所行  
故以爲拊掌之資此二境真攝養之妙旨某佩玉理  
自入春不詣游晏間課弱孫句讀既成誦亦自欣爾  
有喜今日聽周小一歌覺謝理更優然終不欲以寒  
儉向人使陶寫之致未秀

玉柱塔

經玉柱塔下聞鐸聲錚然徙倚久之念建塔之議始  
 于江右劉先生文正其說云崑無百年之家難為長  
 族建此則一變矣今李中丞濟美寔聞此言其後二  
 十年白之觀察邢子愿伺得贖爰八百金而侍御劉  
 在田應龍為縣命性長老董其事十年而成其始末  
 中丞之力多焉長老故汝寧人饒血氣有為之功往  
 往而就晚歲始畜徒持誦竟為僧戶長然非營私所  
 致也徒昵匪人不免破碎或疑長老之果無招迂曲

因此不然長老端然坐化自因自果而比匪破碎則  
 其徒之因果明矣其與長老為世外交幾四十年未  
 嘗見其喜愠之色

王房仲故宅

路逢九服使知在陳道安許亟詣之則房仲故宅也  
 長廊棲鷗穴鼠竄瓦問所為房仲嗣者則以不類歸  
 宗矣潘嫂亦老病力支故業多買金為房仲收拾遺  
 文可敬也延道安課其從子聊以遣昕夕庭戶肅然  
 問逸季所居則閭無一人門施扁鐫獨三殯在焉傷



哉傷哉昔游房仲季間甚相欽重其後祖玉視予  
真有通家肉骨之誼間一候之必迎予曲巷中握手  
之情可掬每過予極歡乃罷但以一童自隨便令給  
役曰張先生家故貧毋令奴輩從旁揶揄也一日與  
子顥偕訪予默坐聽其兄弟自相徃復各數十交不  
倦真王謝家佳子弟也祖玉已逝子顥病且久使人  
不欲以刺字通此日我心何如哉

偶紀

有孝廉將對公車以素筆留別所私妓援筆書云我

携長鋏赴神京君向秦樓理舊箏已袖手久之未下  
一同游續之曰正是將軍不下馬果然各自奔去前  
程

金子魚

金子魚方強仕去不詣公車居鄉務行其德不求道  
廣故是陳太丘以上人宅後有園因竹樹于隣舍週  
遭菁蔥參差蒨鬱獨坐彌月時呼子柔叔達歡飲其  
間境與人嘗相得矣予至見其二子止予宿不可子  
魚曰吾與若皆老矣地且隔安所接昕夕而輕別焉

予曰然故不欲冒暑相就作一番交際耳既別予亦  
依依久之因憶子魚無子之時意甚憂子柔獨否今  
兩家即已見頭角子魚指其長即額乃出予頂上子  
柔即見予令小坐聞同舍生讀亟馳去前際後際寧  
有窮乎

子柔

子柔櫛而揖予予知子柔休夏不櫛也見所知何櫛  
焉子柔曰不櫛非例也取適而已矣子來我不能為  
主然必有主者子在我必為客且勿問主矣今日不

解櫛矣已而仲和主予果以休夏不及子柔而子柔  
至于是衆客大喜江生援搦而歌其聲泠泠然輕重  
疾徐無不均節訊之則江文字之子襍歌新令者也  
座客凡六人叔達寔甫公路吉父子柔暨予

楊長倩

楊長倩宅湖之中秋水長天渺然一色遠睇飛鳶跼  
跼水際故不減武陵畏壘夏秋間龍吟湖底烟霧翔  
湧吳在大云此時却疑身處混沌矣予每想至其處  
一水之隔僅僅朝暮而不知途者邈若河山可笑也

梅菴集卷四  
長倩許我蓴絲千縷當乘興訪之

王公子

故侯王松筠先生去崑五十年吏民幾無在者聞其  
即至爭雨汗觀之咨嗟載道無問所不知何人此可  
以占人心矣神明之後行李蕭然不知有大力者將  
何以謀之先生晚歲得子三人而此中訛傳先生無  
子驚相告語謂天之報施何如也李中丞保釐東郊  
始識其次君一見宛然嘗語某舉體無弗肖者先生  
辱與先君善而某亦以童子就試得當于先生僅能

隨諸父老咨嗟惋嘆而已可不哀哉二子名廷樞廷  
棟天啓甲子鄉薦

修梵

訪祥符二王因過晉長倩許修梵出迓既揖不知涕  
之何從也先世長頗物色修梵謂可成名而梵與處  
三事世長危急之中周旋甚力動止之際捨二士無  
當者世長既歿二士哭之慟可謂方外情深今不知  
其近詣何如方梗咽時故不及詳也

秋暑

是月之五日至今年來無此秋暑矣今日頗有風而無涼颼然樹杪時作淅瀝聲藕花瓣亦稍露筋脉秋後熱爲時幾許耶爲之慨然

曹周翰

曹周翰患風痲勢漸平復躁更非常顧端木云恐無瘥理予謂不然凡症惡相反周翰之非常固其常耳端木笑曰乃不畏盡耶周翰蓋功名之士雙眼不可一世其才故足相當老而彌困而世人競以富人之苛禮責周翰即非周翰之才性將不免躁猶憶乙巳

歲周翰別某詣長安曰設有盡得吾產者奉我二頃村田三畝園圃數廛精舍萬卷圖書至老而不間吾安肯衣藍衣冠幘頭僕僕長安貴人馬足間耶某聞惋然去今九歲矣藍衣如故能無懟乎昔王逸季既歿論房仲事者多異同周翰在青丘梅花樓上墮樓以白其不然此何如肝膈哉世人欲殺周翰惡其驕而自矜故誠有之然某與孺和務以氣凌周翰幾二十年無間言陳登曰所敬若此何驕之有

聞蟋蟀

候蟲時鳥所知不過春秋晦朔之交所居不越灌莽庭戶之際然猶為天宣化應時而發雖復悠揚均節自詠其咸若自喜之情而田夫閨婦為之感動奮起不忘其所有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獨老不復振如某者矣夜聞蟋蟀於砌下搔首慨然但喜暑隨三伏去不知秋送二毛來

西瓜

夏秋間多病肺熱沃以瓜液則頓然而消昨在練川問瓜于柵橋色味淡惡不及常品某怪之疑其非種

土人曰不然真是土變耳今其派在黃慶出練川之北城門五里曰黃慶也往購之亦不佳連啜數十座皆曰黃慶皆無故柵橋者既抵舍晉長倩見貺數顆稍甘令奴子索之玄明村甘而脆矣吾鄉土故得不變耶有問邵平瓜當何所似某噉不徹又問曰如后妃葛如九畹蘭如東籬菊如天隨蟹如小龍團茶如簞簞谷筍

姜顧

某好自放少嘗問射于顧生惟訥多所指發終不能

身其事又嘗問數于姜老雲峰廣試射覆以為樂隨所觀變必布之以卦如郭璞王早隗炤之能所言立驗雖久遠無僭者自姜老歿而其所試射覆家無慮十數大都取噉而已矣言無當也丁亥之歲周仲昭求卦于先春館中得乾之亢其占曰龍亢而戰血玄以黃陰陽相搏五歲偕亡爰此宅兆無首在堂不六年夫婦相繼夭歿堂更他主中祀一陣亡者今塑像在焉可異也庚寅秋姜老在某許有鑿者楊擁蓋策良揚揚而至見老感然改容曰翁真仙人耶某問故

楊曰三十年前翁肆如市予抱一兒往觀之翁笑曰此非若子若苦無金吾政憂若無子耳後十五年吾肆且東吾門可以羅雀而若黃金滿籬矣吾隨兔走當與若相見翁斯語常在心頭也今日再見翁真仙人耶第兔走云何老曰吾行在郊君不知明年幸郊乎卒如其言楊亦終無子老好黃白之術為之輒敗不剩一錢某嘗戲之曰神仙恍惚不如粥數老曰吾數不可粥縱得金如山終不給殮耳嗟乎翁豈自知其無成而故以黃白耗其日月哉要之亦數矣惟訥

論射以心手眼若一爲用養氣爲體某嘗語惟訥昔  
人射牛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  
豈心手眼到耶惟訥曰養之將自及吾愧未能也惟  
訥好異書又能曲其才力得之手自抄錄寒暑晝夜  
不輟噫前後際人多不相逮昔者吾友已成古今矣  
傷哉夢裏音容歡然如故困援筆紀其一二某嘗爲  
惟訥作傳猶未盡而雲峰之竒不可殫數當若之何

夢

冷枕單床未酉而息多夢山石玲瓏與之曲折上下

而絕無林木之觀意亦不怡若有所赴而求至者解  
者曰此勞力之象米鹽迫逐之應也頃風流得意之  
事憑仗夢神政可得半及其衰也山骨都來碍人欠  
伸而覺兩脇殊苦

梅花草堂集卷之五

筆談

里社

吳郡張大復著

吾鄉之社始月之十三竟十六邑乘所謂喧填三日  
一國之人若狂指此予自少不喜觀社而好當其時  
蓋淑氣清和卉物條暢鼓吹近遠士女雲集亦歌風  
貢俗者所不廢也亡何國丁其戚吏息其民素車蹕  
躅以避溽濕鼓函胡而乏響言念曩昔感茲舊笥筆



墨如新日紀可述甲辰開卷註子女婚嫁之期乙巳  
空文垂海虞顧李之號丙午失恃于護庭何知歲月  
丁未剖書于雙鯉獨紀南昌戊申大雨如澍魚蝦襍  
處之災爲之兆也已酉好賦閒情有美薜花之詠樂  
忘死矣庚戌珠沉掌上誰能對景不傷心辛亥茶闌  
同人喜聽搗彈邀夜月壬子之歡會合尊促坐者十  
二人寧知豆寇花先埋塵土癸丑之索居冷醉開吟  
者如平日不信同林鳥且欲離群淚灑空花燈寂寂  
游魂昨夢漏沉沉紫艷離披霖雨洗來香獨膩烏衣

嘆惜麥風吹起燕將雛自喜門前息交人傳簾外賽  
會神面自新衣冠禮樂日增其舊民情漸減狂歌醉  
舞寢失其初何人能故貧病老敢信十年閱世彌窮  
丙庚矣那堪三痛感時序之無情悲週甲而猶載

雨洗

雨洗碧落多作青錦幕  
玫瑰花鮮芬照日風流近遠如  
敬陳家紫甘香不可定  
重羅楚楚指端時有冰氣

奚亨之

奚亨之浮沉諸生間  
懨懨耳一行診視裘馬增色儒

家無小康方技多速效此定理也吳趨張五河元舉  
為諸生庭可羅雀及以繪顯其門如市先是張有弟  
元士號支峰眇一目善寫生為時人所物色張頗躑  
之其後張顯而支峰之價稍落蓋技之上下不可誣  
云然舉用山水顯士以花鳥著政不妨二難舉先世  
長所從受染者也

### 經元坊

方奉常曾建經元坊于興賢里曰念吾姊婦于張甚  
貧有婦而婺堅柏舟之節里人倘以予之故莫侮乎

其後銅仁公徙坊于北塘新第先君嗚咽不已顧謂  
予異日倘足于貲必復之母忘奉常之誼而今已矣  
會有問經元坊下張家者輒紀之

### 討便宜人

世間會討便宜人已世間曾喫虧過者何也會討  
便宜的人靈利玄通其于天下一切情形精微透脫  
無不照了然後熟審便宜所在而力就之如老聃馮  
道之徒胷中壘塊無所不抹殺故無所不便宜此豈  
落地便便宜也哉僧孺曰故不如沒孔竅人饑食渴飲

夏葛冬綿胡亂酣酣醉隨地昏昏睡爲討便宜之尤  
者耶予曰誠如君言一切眉眼唇舌惡乎知之矣僧  
孺曰此非我所謂便宜也其必眉眼唇舌之所必不  
及而終其身豢養圈牢不知喫虧便宜爲何物者乎  
快論快論

杜醒陶

杜醒陶見訪輒揮涕非今世人也醒陶言去年此日  
世長求診于顧昌甫頗自危即昌甫亦爲世長危之  
矣獨予不知耳經云諱疾一不治痛哉令世長早自  
寬無料理之勞莫須免醒陶曰誠不免必不肯自寬  
必且勞痛哉痛哉甲寅四月十七日

李公嘉

李公嘉生不失權量對人不能款曲殆與予同年未  
五十便能移家僻壤欲以農圃自老較予故爲勝之  
公嘉云惱人情性莫如館賓必免此然後眠食有味  
吾不能不記其言

梁伯龍

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爲一時詞

家所宗艷歌清引傳播戚里間白金文綺異香名馬  
竒技淫巧之贈絡繹于道每傳柑襖飲競渡穿針落  
帽一切諸會羅列絲竹極其華整歌兒舞女不見伯  
龍自以為不祥人有輕千里來者而曲房眉黛亦足  
自雄快一時佳麗人也獨詩文不敵古人駢瞻而已  
今日得刻稿于其從孫雪士雖不盡讀覽其品目多  
勝游名侶居然不俗中有甲寅二詩亦多傷感之致  
摘附于此

晉世銅駝荆棘滿石家金谷水雲屯白頭空作江南  
賦青草誰招塞北菟  
此日燕歸空有樹當年鹿去已無臺憑高一望千山  
暮零落浮雲天際來

水學

嘗與王先生夜談水學及會通要害先生曰汶接東  
平有戴村壩云蓋前為漕梗乃導百餘泉入汶築壩  
戴村橫亘五里過汶全流出于南旺四分南流達於  
淮泗六分北流達于漳衛而國家數百年芻輓之利  
賴焉其計乃出白英白英者汶上老人也永樂中宋

司空禮尋勝國會通故道英乃獻策永便國計亦奇矣至今分水廟廡中有英木主而戴村又有英專祠世給冠帶其子孫一人主祀庶幾古鄉先生歿祭于社者哉王先生故經世才好談治河事語及之津津欲吐矣今日閱汶志見檀戶部芳邃序云圖湖泉源流併悉漕渠利害不覺心動因錄汶志五則以便查攷先生又言遏汶流便漕不便于汶擇利莫如大利大不得不計故末又錄漕壩如左

邑之川爲汶其源有三一發泰山仙臺嶺一發萊蕪原山之陽一發于其寨子村會泰山諸泉之水至靜封鎮合而爲一謂之大汶又小汶出新泰宮山之下西流至徂徠山陽入于大汶乃西南合流逕桃鄉無鹽及壽張故城北由安民亭合濟瀆東北入海此故道也永樂九年尚書宋禮始築壩于戴村遏汶全流出于南旺四分南流達于濟寧會沂泗諸水入淮六分北流達于臨清會漳衛諸水入海然秋夏水漲猶得自坎河入故道漕與邑俱利焉

汶之自戴村入漕渠也委折數十里隨所經流有異名焉在戴村以下爲蓆橋河西南流至草橋堰受龍閘諸泉及蒲灣灤水爲草橋河又西南流爲白馬河聖泉河爲鵝河至南旺分流爲會通河南抵嘉祥界首北抵東平靳家口凡七十有二里夫水一也其源之發則爲泉委之滙則爲湖導于遂而通焉則爲溝域于隰而止焉則爲窪爲泊溢于堤堰而決焉則爲口

泊之關於漕者爲蒲灣距邑北三里一名仲勾泊一名五花池蓋魯溝自軍德橋而下遂爲堤岸水因漫出合于停潦民田多沒焉其水出相浪橋逕周家河入汶邑之東南爲塹王石橋泊拔劍泉水滙焉西南爲釣臺泊則馬踏之餘浸也若魚營石樓二泊秋夏水漲禾用不植然來弁之入常備餘田是稱沃土矣

按南旺會通河之脊也元人遏汶奉符以達任城每至此而舟膠焉自宋司空分汶于此而漕始利矣然汶之禔于漕者八十有八之泉也非潦也故

壩於戴村以防其洩而坎河歲築沙壩以聽潦之  
決焉蓋以潦水汨濁性復湍悍勢惟分洩則力之  
所衝始微淤之所挾始寡堤不歲潰淺不歲填民  
田亦不歲沒厥利溥矣萬曆戊子間歲旱泉涸疏  
濬復廢而漕艘始梗行水者見四汶河身漸以淺  
狹上流之勢危欲西趨石壩聿築潦始爲害畚鍤  
之役無歲不勤夫額弗充漸及里甲崇原平壠變  
爲沮洳結茅積稼或隨浮苴舒司空開渠河口之  
下蓋深知前人之非而重毀其功也然汶水挾潦

而注西觸于石驟折以南其勢彌怒故患終不免  
耳或疑濟盡洩則湖水或減不知沙壩之時潦非  
盡西也若今之汎濫則盡啟諸閘及斗門洩之猶  
襄隄沒岸舟禁不行豈湖之所能蓄耶願司水衡  
者濬泉防湖監臨閘座復于泗汶河身務求深廣  
如宋司空時則南注之勢駛矣若流潦是需待命  
于天脫值亢旱將何以濟詎所以爲國家長計哉  
按漕之壩一曰滾水石壩汶之壩二曰何家石壩  
曰草橋土壩其接隣境而關於邑之利害者三曰

坎河石壩曰戴村土壩曰長溝石壩 按自沙壩  
廢而汶流入海之道遂塞于坎河濁潦怒湍沃壤  
爲浸長溝之間又私增土壩以捍其壑此邑之所  
以嘆懷襄也陸水部撤土壩害減十二乃汶猶挾  
潦括沙底于分水以爲漕梗故大挑之役歲爲民  
病而始則築隔繼則起水終則挑隔每用力于無  
益之地曷若于上原築壩之處建石閘一座欲行  
濬撈扎板斷流不用椿草夫力之煩又無曠日稽  
遲之苦即不能如沙壩時淺不歲終不猶力少而

功多乎

譚公亮書

譚氏篡嗣于草野之鄉而公亮夢其父風泉顰頤告  
誠于燕臺之下皆以癸丑八月十七日公亮既覺即  
爲沈湛老言之非已事而神之也公亮面冷頭方常  
若不可一世世人競拾其濶達高華之好以相訾詬  
有識者或和之然而非也大德不踰閑今日友輩中  
吾信之公亮矣頃得其書云父子恩深音容相召三  
千里外如對面談弟是以捐心自誓糜爛爲期決不



抄本堂集卷五  
為自全之計乃不意抄家斬嗣之揭反出其氏夫  
挾通神之資連鎖骨之舌其勢應爾我又何辭但不  
為知己羞無憾耳覽之欲涕漫紀于此

董解元西廂

董解元西廂吳中百年前罕全本文壽承家得之西  
山汪氏首尾俱缺其後何拓湖得完書于楊南峰而  
三吳好事者皆著一編矣又數十年袁石公為吳令  
酷嗜之稱為几上之書而此譜益著海虞嚴伯梁索  
周氏全集付之剞劂然急于成書踈於攷訂未為善

本識者憾之予嘗見顧明卿手寫一冊字畫道楷固  
識截然云錄之馮嗣宗家今不知所在顧全書既出  
繕寫不難惜乎世未有傳其法者先君云予髮未燥  
時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援絃數十人合坐分諸色  
目而遞歌之謂之磨唱盧氏盛歌舞然一見後未有  
繼者趙長白云一人自唱非也天雨無為于室偶與  
李季鷹馬梁雪士談因紀其事

袁陶

袁石公遊盤山記如春花美女婉媚多風陶周望台

石路程綽有烟霞氣色

燕

燕夢相恐聞鷲音鞞然然未成聲也朝聽之娓娓兒語矣核而花卵而飛胎而走皆宇宙至奇之變而人以為常也

祈禳

祈禳之說吾所不然近見五行家按星辰飛流躔次之度為休祥之符徃徃而驗此又何也豈昔不然而今然耶氣盛時不然而衰則然耶將氣盛之時一切

抹倒則我旺而神衰而今反是也耶母病瘦死生貧惱憂患惕其中而神憑之也耶遲暮之人曆日所不載與俗委順斯理之常每聞日者言焚香薰掃正襟危坐此吾祈禳之法也必不免視力所能為行之久之病患亦良已吾欲推之人事輒紀於此昔有苦獅子吼者或告之力與之角將毋免周公馳先生笑曰俗言凶星過度側身修行以禳之凜不可犯此河東者吾凶星也敬之禳之不暇而角之也哉聞者絕倒然而此非戲論也

朱子魚

朱子魚超穎可喜時有詼氣頃見之又似凝遠已讀其可禪草紫金政與瓦石相錯較是寶色勝不可滅也聞之趙九如子魚方治園亭竹木紛委匠石喧襍料理之下不廢研席斯真可人矣紫金光相要從瓦石中洗出

破戒

里中多飲酒之會而吾家特貧賓而不主吾齒特長首而不二吾面目語言特不祥穢戇而不可近吾七

勤不能自主寄與人淋漓而不穩便念春秋六十一切謝免而支季淳設席徐天倪館邀之必赴曰不令君破戒而行吾意焉予亦欣然就之二鼓乃別已自惟吾舍近而就遠去故而即新辭鷄豚之雅而詣聲歌羅綺之歡何論人非吾將毋眊耶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無錫恇

今歲三月廿六日無錫人忽恇擾不知所定守城卒捍之蹂踐益不可止卒亦乘機相煽暴劫民家姜侯

勅守者縱開城門民乃息然未午至酉舟亂于河尸  
橫于道棄子女相枕藉死者不下二百餘人而北城  
門尤甚或曰蓋孟河鹽徒相搏訛傳至此江陰一帶  
皆然或曰鹽販殺人潘葑自潘葑始已按之絕無殺  
人之事亦絕無被劫之家此殆不可曉也軍中夜驚  
于傳有之然是帶夢惘惘未有白晝若狂糞粉二百  
人者往歲辛卯七月某日吾鄉訛言寇至驚擾踰時  
民多棄子女而遁然未嘗相踐歿慘烈如此不知爾  
時士大夫作何解乎日月之食也陰陽厄也宋儒猶

曰聖人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士大夫作何弭  
陳按察榜掠城卒爲倡亂者戒雖不然今日事勢  
應爾金雅少言嚴中翰雇舡無錫舡上人指其舡言  
曰是日魯渡一百五十餘人伏湖口舡相接如箔蠶  
汀鳧顧視天日一片函靄陰風襲人媿媿笑

祝侯書

祝侯述之有所取士某貽書乞憐者侯荅書曰憂之  
而不能去者貧也却之而惟恐其復來者俗也貧俗  
二字橫據胸中豈有清風颯至乎侯與人多沃澤故

既去而入望之如此錄其言為讀書自守者式焉

石巖花

吾鄉傅家舊有石巖花六株傅君植之數年每歲花  
開鮮艷奪目弇州先生歸其所售田數十畝取置小  
樓下用雲母石紙裝四壁花光浮昱都作映紅寶色  
此亦風流之極致也年來市花者頗多易得絕不聞  
有如此好事者人與花不相值耳花出温台間江陰  
人偏解南中花木意接植頗繁三四停輒售售輒萎  
而花故不逮温台或曰其地氣云偶與晉孟嘉談得

種花訣訣曰種用黃泥細細揀夏日遮陰冬不管羊  
矢浸水續續澆歲歲花開枝枝滿

壁箴

多情爽口是汝之質易事輕怒是汝之習汝乎老矣  
汝既不識何物藤々層籬重棘

姚孟長

姚孟長為諸生時嘗草疏盟于佛曰某甲自知黑業  
深重白法輕微叨覩人間跼躄天地何敢爭衡皇路  
問徑雲逵但母氏劬勞涓泐未報而今病軀多瘁淚

眼欲枯松栢徂冬桑榆傍晚儻此生不資于世福將  
捐糜何當於顯揚覽之令人凄咽孟長既舉於鄉而  
行益加脩可謂孝子當節婦始娶時人謂節婦婦於  
姚而女子于文即少寡可幸無患乃不知孟長以十月  
之孤几困重役節婦乳之哭付大母大母抱之哭于  
公庭其當日情形何如哉蓋是孟長爲諸生湘南先  
生致少府歸而節婦始得安其孤寡之常距其始十  
六年矣予嘗讀黃節婦旌門銘頌嘆姚氏門輝代有  
婦節云金華宋文憲公銘曰寒颼蕭蕭青燈在壁月

落參橫猶聞夜織眉山蘇編修頌曰霜風淒其落月  
照帷間關機杼形與影隨覽斯言不凄然泣者無父  
無母之人也今 天子仁聖顯貞遂良表厥宅里姪  
一門雙節豈顧問耶

夏德元

夏德元久不過予談眉宇間多感奮之色而口不言  
所言皆後來英妙無貧戚容真白菴先生子也試義  
清飭闡然而不耀當必有進焉

王孺和詩餘

孺和詩稿猶存什七癸丑以後詩餘殆不復見辛巳  
歲曾閱其手錄一冊幾半尺菁華艷發號稱得體壬  
午而後遂不多作壬寅歲端陽日有點絳唇一闕雖  
復神情蕭散而感慨有餘不無張氏愛姬雙鬢黃冠  
之意矣先世長唾不可止正在去年此日無聊檢閱  
復得此義我痛何如

### 大母生忌

晉大母閨生其後七十年設悅之辰都不相值先父  
母以觴進笑曰待閨月始爲之後六十當賀會三姑

喪未久先父母不敢言今上辛未爲大母七十在床  
褥四寒暑矣先是母四十病痞輒劇至五十大劇不  
絕如絲然猶淹淹二十年至屬續神氣湛然不亂分  
縑祈釧井井均適曰若爲奩中物若爲姑家物絕未  
嘗有絲縷銖兩之廢先子泣曰母少孤貧更大病三  
十年非艱心倍人數等其輩安所得先世手澤而見  
之即曩者更窘乏不可縷狀亦絕不見母出此質錢  
也小子識之守成者不當如是耶先子言猶在耳而  
母亡三十一年矣近死之孫母忌不能謁家廟命桐

代之因述其事甲寅五月三日

偶句

剛腸難忍英雄淚死地誰堪兒女憐

病眼

癸巳予館周元裕家四月十六日夜里社送神觀焉  
眼迷炬翌日發腫心患之而南昌饒先生適行縣得  
失之念擾擾矣饒至病假又二十日爲五月初六始  
試崑山目已暫然無恙也甫就位不辨天日豈非數  
哉時有同學生沈玉涵名存孝者忘其試翼予見饒

先生又有王司訓名體仁者爲先生具言某平日狀  
饒頗惋惜免色詞之辱未午放歸又有兩堂役顧某  
沈某送予歸舍亦一時患難交也歸至草堂先母憂  
惶不知所措先世長從外入面予無言先叔父多好  
語慰藉吾爾時已不復作全人之想矣其後十七年  
已酉不免爲鉄鞋道人所給床頭金殆盡病者思起  
其信然乎然予故知道人非相給技盡無復之耳脫  
逝而去則真可笑既去先世長語予曰每見道人視  
眼其始漸有欣喜之色後額漸顛搖首頓足不言知



無能爲矣

### 山神廟

慧聚寺四柱有張僧繇畫龍陰雨晦冥麟甲加潤詔僧繇畫鎖鎖之此吾鄉異聞也嚮公方經營寺址山神後五丁助之一夕而就臺名鬼壘自縣官建崇功祠而所謂廣十七丈高一丈者不知何所矣其存者獨山神廟耳廟建于唐中和著于梁天監更額于宋秩祀于明燬而復新若持左券豈神効一夕之靈非幻不滅耶顧元錫請作山神廟募疏檢志慨然大凡

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也慧聚寺崑山一隅物耳如楊惠之之天王李后主之書額張僧繇之畫龍嚮公之講堂竟何有哉

### 龔張

先甲寅倭寇吳中前輩張仲起龔瑞周爲寇所執令擔張擔而龔不能忍語多嘆喏張指地曰此豈若死所耶龔終恨恨然寇飲輒令之歌張取所憶詩歌之語言動止輒以身翼蔽龔一夕令漁張以蓆置池中奮手擊水魚躍而上寇喜而張又睨旁舍有釀方熟

者取以來釀而飲之大醉遂與龔遁去其後龔偃蹇仕路終祀縣令不能歛張經紀其事甚悉王奉常為作誌曾見之其從孫季弘家龔可謂孤憤人矣始教定州抗州守入簾抗主試司大理抗理卿後令祀抗御史豈古之強直自遂者耶張生曰龔先生不能忍寇孰可忍乎仲起名振之瑞周名起鳳

居息菴

歸先生居項脊軒輒扁其戶久之能以足音辨人意當時人知之謂之蹈井蛙耳乃不知其有丹穴隴中

之想如先生真功名富貴人也予所居息菴不減項脊每旦計米而炊不繼則縮步僂行與小嬾躊躇久之出豈復有他念乎獨燕坐寂然隣家樹能分綠蔭娛人春鳥滑滑如簧則先生所謂揚眉瞬目謂有奇景耳有沈姬者時賣絲予家多見予坐起庵中間若無人嘗私于小婦曰即老矣猶類閨閣中物予聞之唯唯否否

性

扶善鋤惡人之性也予性鄙不能鋤惡然願扶善微

顯聞幽文之道也予道淺不必微顯但務聞幽

### 文墨

南充王都御史廷作侍郎王思質傳頗詳密已讀李于鱗作如盛暑臨流披襟解帶又如乍脫冬衣徹體輕利文章故有定價非世人之憎愛所能損益也弇州爲父叩閣寃沉痛至其情結鬱而文加條暢援引舊例卒用其言其言曰查得先年尚書王文于謙因石亨等奪門誣枉重罪伊男王宗彝于冕奏辨各復原職欽賜祭葬贈謚臣父事體委與相同循覽顛末

要知爲人子者不可不知文墨也大喜峰口一擁至于遵化當時之慘亦烈矣而城寨故未陷也相嵩父子安得妄引條例耶至兵部附葬弇州一疏可謂奕葉重光其言曰臣父屬纊之際遺書戒臣濫受國恩死不瞑目不可復希身後之榮裸身而葬以奉先靈是吾志也嗟乎王侍郎真不死矣

### 文章獨行

睡菴兩孫文序云時文者攫時之物耳髻之高下眉之廣纖娼者之笑顰賈者之貴賤朝更夕易而不能

以自主且人亦走其便秀易與者耳迎世之心急而  
獨行之思寡豈惟舉業哉嗟乎夫子嗇可謂獨行于  
文矣徃歲求子嗇文不可得癸丑得之王元孚以爲  
非復人間世人也王駕部書云此中如郭爾光孫子  
嗇諸人雅相慕尚尊稿至輒便持去此何解歟豈亦  
不與于便秀易與者乎眼中識字以來靈異莫如孫  
郭皆出睡菴門下真最奇事周自淑嘗言高玄圃先  
生其人可方子嗇惜不見其作義然亦湯先生門下  
士也先生評兩公卷數言耳令人無限洗發錄置几  
上爲獨行者之助云

今人舉業從坊刻入從試錄策論入安得有佳子  
徃徃獨造其入處居然先輩無復嘉隆以後摸子  
孟義尤最百年來惟埽太僕先生差解此也子嗇  
韶年耶老宿耶才子耶學人耶揔之其目中不曾  
留一書留一人空空如也云爾吾是以驚就之爾光

### 思二遺

女若有乳母子甫三歲母棄之爲乳母東倉與其兄  
依怙居而怙故縣邏卒守城每夜輒依他媪無常處

予視之真萍梗飄飄不知棲泊何所矣駭雅不知念  
母皇皇逐眠食耳予每見其顛躓離披之狀心憐之  
未嘗不思吾江南二遺也大遺養於嗣母就外傳光  
祿言其讀書時能以意旁曉他旨小者整秀如其母  
絕不肯向人索棗栗繼亦慈撫之然而眉眼之間吾  
不忍轉吾念矣

此女

汶志烈女傳有此女蓋正德中流賊掠西南村落獲  
一女欲污之女大罵賊遂見殺賊感悟以衣濺血書

此女可旌四字於壁王又新先生作志特表出之且  
云漆室憂國得名以地義姑退兵得名以屬而此女  
絕無姓氏可憑里井可據特系之烈女之末噫亦良  
史矣先生雅志維風闡幽爲務錄白英于人物存此  
女子貞素諸家志乘未數數也吾鄉有房氏者嫁于  
顧甫結褵而夫客外境隣家失火延燒里中氏居小  
樓夜倉皇起亡中衣將出戶忽自訟曰吾婦也且控  
愆時而奈何以褻見舅姑且不令外人睨耶亟入樓  
焚死明旦出其屍瓦石間燒過半矣面目儼然上衣

如故亦烈矣哉

女仲

女仲乙酉生其明年丙戌秋孟光祿將問名仲詰朝行矣予時讀書大樹齋本源之僧舍卜之夢夢仲四歲死意乃大惡念欲罷約而有成言且期逼不可遂許之常欲自忘其夢甲辰仲嫁孟氏夢無驗矣而于心終不忘庚戌春季仲卒其子爾章方四歲豈不異哉今日讀歸先生所爲母夫人志自言見家人哭某亦哭然以爲母寢也又曰家人召畫工畫出眎某某

曰鼻以上畫其鼻以下畫大姊以其肖也吾爾時大慟幾欲絕憶庚戌之日聞仲訃檢篋中不得一錢解衣質之亦不滿半兩許而風狂雨暗不可渡呼舟無應者其明日始往哭仲姆抱二遺于側問之亦云母寢無恙也予既不能贈仲舍與予婦淚眼相對留婦視舍而予亟馳歸光祿送之予再叩首而別意欲以無使後人悔祈光祿且知光祿之德吾女且愛其孫不令其既長而遺之憾也其地即今孟主簿攘奪之處予性絕憐愛兒女而仲特慧又絕愛之然于仲死

絕無所自盡于仲念二遺特甚而家貧又竟無所致  
撫時感事潛然流涕嘗謂吾父子之情惟枕知之即  
同卧者莫能知也仲死五歲絕不忍聞仲死時何所  
言予婦云仲方無恙抱爾章問曰兒將以何報母兒  
長盍爲母持三歲齋仲死而予婦齋至今不肯罷豈  
念爾章幼不如約乎予亦不忍問也當年風雨倉皇  
惘惘而出惘惘而歸其他一切皆成涕淚而又不能  
召畫工留以眎二遺若婦先生以上畫其以下畫其  
則予更添一斛淚矣偶與桐語書而藏之令爾章異

日者得以觀焉

擬古

擬古之作常患其類徐昌穀五言詩學漢魏而不類  
所以爲高故常欲另寫一編襍漢魏歌之北地信陽  
多類之矣或言昌穀無近體故亦宜然

王子顥

王子顥絕無少年傷生之事而一病幾危殊愁朋友  
是何故子顥措意周謹于事都不能忘其稟受或未  
必爾昨又遣人致粟于其覽其書訊其使其爲霍然

無疑而予不能不嘆惜于拜賜之時人既去而猶爲  
之躊躇却顧也子顯于四方合志之交何所不適寧  
獨某即某之無似或必不能忘念于子顯今何時乎  
甫脫萬有一起之危庸情所好爲之肅書運米周急  
以時則豈非不能忘之性歟使還某無所致子顯但  
附語袁夫人無令而卽不自逸一切後其身圖也甲  
寅五月十二日

### 恩宥

恩宥天之施也然不能及良民何也良民于法無抵  
也于刑無逋也昔人慎無赦豈無見耶近詔徒流以  
下量加寬恤猶以爲恩之未曠也此非君子之言也

### 勝場

古文大家各有最勝如昌黎之志柳州之記香山之  
絕端明之表更無一篇可叅因知孔子博學無所成  
名則全體無可叅訂耳然勝場之中又有最勝如昌  
黎殿中馬少監志是也李獻吉頗爲諸王志墓亦無  
所不佳其志僖順王云王好夜宴鐘鼓管籥闐喧徹  
宵鷄鳴月墜香粉銷落舄履襍糝而其興愈酣或勸



馬王弗之從也竟以此殂殆非高華公子游閒少年  
酒色之事斯亦化工之筆矣

### 海漕

海運必由淮踰青萊多山少壤舟避之則益迂有內地  
經膠萊河二百餘里差近三之二而忘覆溺有故  
址可復江陵初山東漕河關海虞徐少司寇棧與其  
長劉公應節上疏具言海運事劉公萊人也徐公倚  
之爲信遂秉憲職往用軍興法不能亡所調發人以  
爲擾爭言之兩憲甚其後劉公秉戎政詔往勘處鄉

人狎公噪而從之江陵亦不能決議遂寢徐公既謝  
政雖暮年猶扼腕談天下事每及海運輒曰天乎以  
一時害而廢百世利固難與慮始哉予嘗聞江陵在  
政府集諸門下談治河刑曹商公爲正獨無言公問  
之商曰河不可治江陵默然以爲得遂遷入御史臺  
出按山東江陵身天下之重而敏于用人類如此當  
時忤江陵者謂欲立竒功自固朝端爭言治河便不  
效又紛紛爭言海運矣嗟乎譬之操舵于江河風掀  
浪舞豈能刻程而趨即多方行之而有一便顧不快

哉而况乎海漕並運皇祖之法斷斷乎不可易者耶  
懼心恕心

予悸不擲聲遠與祥治過之間所疾苦祥治曰大抵  
靈利人多作悔無及事而又曰某政不免故知之而  
又曰韓某有言垂老之禍莫大于偶然試之而不覺  
其習之生常也此猩猩之醉也其始有戒心焉何知  
其醉也張靖孝先生曰欲心起當以懼心制之又曰  
常要認得他人本無忤我意思恕心自生此兩言者  
易曉耳其孰能知之雖知之臨事忽焉失之矣

趙御史

江山趙御史方泉先生鏜以嘉靖壬子督學南畿受  
命迫期三閱月而事竣所閱卷不下萬有幾矣明年  
歲試先君餼于庠御史校文但得機牙不責聲句或  
彈削竟牘而名第乃獨冠或次少後而獨于衆中抽  
揚之聞者不測後乃大服先君卷蓋彈削而亟賞之  
者也嘗聞之大父云先君領牘時始無不削者竊訝  
之經義未始有批識及韓非作說難一論則硃鉛互  
覆賞識殆盡矣又大署其尾云此傑才也疊斐該博

有傾山倒峽之勢右先君者何公天衢陳公王道周公穀馬公致遠陳公允升先君御史第六人也其後某浮沉黷校落落無所向偶一合于德清房御史寰用第六人增廣右予者狄紹程張振得沈廷用陳夢龍徐紹伊先是辛巳歲予就郡試祈韋蘇州祠夢學掾胡守朴者語予予所得半尊人予心莫善也自今觀之先君授餼而予增廣先君膠庠者二十七年予十四年不半哉夢學掾語者先君晚貢入太學而予濡首黷宮病廢也

### 城居之樂

周茂仍嘗誇我村居之樂莫最于不聞戶外事但苦索居乃不知城居更有樂焉莫最于索居不聞戶外事也須其來語之

### 息

寢之義息也息則生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記曰鷄初鳴咸盥漱聖人垂世之書後世養生之節也王龍溪先生有言今人全靠夜來一覺酣酣睡足補一日之用所謂後天安樂法也今寢而不睡睡又不能

起息乎睡夢擾擾若勞極骯骯不知身何處所息乎  
意煩肢楚唇燥而口不潤息乎未寢輒鼾息乎醫經  
云順之徵生逆之徵死夫既息矣而若是順乎逆乎  
生乎死乎莊子曰其寢不夢息也孔子終夜不寢不  
知老之將至息則生也有問郤老方者荅曰但眠食  
恰好處噫後天而奉天時中庸不可能也或利而行  
之其庶乎

清和社

先君晚歲每逢花開鶯囀蛩吟霰集乃至寒食重九

坊燈里社爲歡如不及惟恐後時既往而黯然自失  
也予既病于事多不相關清和之夕獨喜聞穿街簫  
鼓隱隱入座輒思與陳更生王孺和顧元宰輩取間  
道逐燈火豈可得哉前月有令民家不得賽神而今  
夕亦寂無繼者蓋藉口于上之令以藏其貧手爲之  
慨然

埋官

陳鄂州理台予病悻不能送爲書荅繇篇寄之六經  
之言于今世未必可試試亦不盡效其斷然可試而

立效者惟好生一念耳生死之門宜屬老吏而此官必筮仕者為之庶幾寡過不在此念耶往歲與王又新先生夜論文極稱王文恪公充類至義之盡篇而劣馬孟河予問故先生曰文恪主開孟河入之豈義也哉予笑曰理官之言也先生亦大笑

張馬談

偶閱馬君常澹寧居刪而爽然自失也譬之避秦人聽漁父說漢晉事不覺欣爾有喜作食慰藉求與之浹而驚避之也技至此耶庚戌以前果哉末之難矣

君常言寧為缺陷毋為圓滿夫未有缺陷者不圓滿而效也張治生曰效則效矣何與十八房事祇費一揣摹耳快論哉雖然二兄故武陵溪上人何得相愕  
晉代衣冠事

梅花草堂集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吳郡張大復著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三念

嘗欲作一文弔王孺和如有物梗塞喉間不能吐吐亦不出弔婦李思則廢卷而屢歎如臨流傷逝不若無言弔顧朗仲如觀玉碎驚魂動魄而故匿其嗟悼之狀不忍示人此三念殆未曉何故也蓋茹素發願作而復却者數矣姚孟長曰方今友道衰薄但作一

梅丘草堂集卷六  
篇祭文便結一重公案吾深有惕乎其言

八文

譚公亮有歌兒八文皆極一時之選後來如馬如費  
更自適舉或云物聚於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強此  
不盡然聚而不能盡其才即盡其才不免淫馬以騁  
雖得之必失之公亮故有家法諸伶歌舞達旦退則  
整衣肅立無昏倚之容舉止恂恂絕無譁語詼氣考  
訂音律展玩法書濟如也八文見予至輒大喜多燭  
伎以待今日偶與文箏語箏出其主所爲歲寒篇相

眎口誦無遺且曰主人倦于筆硯聊試一曲爾客至  
乃具樂否則竟月習字耳友輩如公亮亦樂矣彈力  
徵歌乃不忘買金急友年來才料俱老厚自檢押故  
是天壤間有心人非有情癡也其歲寒篇首云世多  
脆薄之人而又值尋常之會萎然聽命于造物者有  
由然矣每誦斯語不覺眉蹙

十損

有從不佞談者其損凡五面目殘破對之不祥一損  
也語言率直無益於數二損也世之所是我之所非

三損也向人輸寫了無避匿四損也衰老無心過即  
忘之五損也不佞與人談其損亦五未見顏色動悞  
深衷一損也多言損氣屑越神明二損也談言無味  
衾影懷慚三損也吐之逆人茹之逆予四損也老人  
嘍喑旁鬼揶揄五損也具此十損而來者不已應者  
不休不亦癖乎聊書此自警

龍

驅駕風雷騰驤萬狀而物不傷此應龍之所以爲神  
也發屋拔木驚怖有情而席捲之委諸莽蕩之野人  
物遂死則蛟虬之事龍無與焉易曰神武不殺蓋神  
龍之謂歟然使鞭劉累父豢之物令從事風雲之勞  
其勢必不得故夫天下之可豢者非龍也

父子兄弟之樂

王淑士有二弟兩郎皆擅人倫之雋燐斑熠燿一時  
罕有儷者近日休沐里第讀書不輟如諸生多研丹  
砂爲子弟批閱竟日達夜耳目應接不暇其年固未  
四十也快哉父子兄弟之樂古來多有文章相聚莫  
如眉山蘇氏東坡自言子由之文實勝僕又云幼子



過每出一篇見娛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此殆近之  
然叔黨文妙時坡年且暮矣

張氏

屠者沈蕃負責死妻張氏年二十一抱二歲孤嗚嗚  
而泣淚盡流血蔽面垂纓見者悽慘既三年孤已斷  
乳其舅姑為蕃禮懺擾擾不知所為張抱孤復乳之  
孤不吮張泣曰兒今夕以往安所得汝母乳而不吮  
耶抱以貽其姑而入既入復出復抱乳之嗚咽不成  
聲其姑未之察也懺畢呼張寂不應竟閉閣縊死服

喪執杖悴悴如生事在萬曆已卯前後間邑中頗有  
知其事者而蕃死責事不可白更有人持之遂寢張  
與予同里嘗召其奴李鉞者問之道如此今麗澤門  
外有市房面門而峙者張死節處也乙巳秋為晉陵  
沈先生言之先生欣然欲叙其事付庫中以便查照  
會遷去不果或曰其孤六歲亦死嗟乎使張幸不為  
屠家婦即歸於屠家而夫不死責或其子有成立則  
名不沒即無子而當時有大力者不畏強禦力任之  
則名亦不沒然而沒不沒于張故無與也三年茹荼

流血自矢以乳别子以衰見夫風霜不寒芒刃不利  
張亦烈矣哉

孫道光

同學生孫道光與予同年生居同里既長徙居湓瀆  
村不復相見一日見道光被髮行市中予拱揖光不  
顧而去或云癩或曰佯狂不癩也予念道光故渾上  
爾無佯狂性趙綸叔亦居湓瀆村近語予曰道光可  
謂孝子予驚喜問狀曰光赤貧隆冬衣鶉衣足無履  
而時時買鮮以奉母其母或窮愁不欲食必多方勸

慰之盡鮮乃止每入門呼母柔聲下氣聞者多感動  
之色異哉予亟訪之則道光死一月矣

周霏霏

張薜如別我游吳興且曰遲圓情客來當往虎林看  
盡西湖落花乃返快哉圓情故是少年場一法而薜  
如樂此不倦殆是一癖也朱白民云攜李有周霏霏  
者名文作詩多佳句近游十八澗詩云烟深鳥不語  
歸路正漫漫格力道上絕無兒女子可憐之色又好  
讀書見燈輒不欲寐時時達旦此真可人矣薜如自

恨不識字誓願隨念往生作蠹魚萬卷中使一時  
人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樵李現有嘉賓慎毋  
失之

業錢

海虞邵茂齊瞿元初輩以除夕運米六十斛來  
爲子三月糜飯之資夫使盡室不糜午炊不輟二  
月間亦安用許多粟耶窮陰殺節蠶息紛然粟至應  
手而盡乃得晷刻清曠自笑從今三月枵腹愈於衆  
口憐噪者多矣戊申之水黃州樊季常使兩奴間關數千

里賚二十斛相餉予命家人舂而藏之取供山僧  
老游女韻士不充他用較是去歲之情閒于今日  
今年之橐貧於戊申也語云不使人間作業錢無事而  
食其爲業也又多乎哉奈何

婁子柔

婁子柔既齋素不飲酒晨夕噉糜飯不過六器稍飢  
輒用錫糕少許不食餅餌子柔曰餅餌難化糕猶有  
滓也吾欲取糯米之良者炒熟置瓶中仍淨炒胡麻  
伴之置無風處以備午前未春之用蓋風則韌不

可食其說有理然予于養生二字故未之及也子柔  
與予同庚先予一月生其言若此而予方從聲酒間  
跳浪度日以舒其憤懣牢騷不平之氣人之智量相  
越故爾耶珠玉在傍覺我形穢聊用識之

蓮葉巾

朱白民著蓮葉巾多風韻可喜要當用荷衣芒屨行  
若耶溪上韻乃全也白民于世都無所染而食物服  
用多好行其意不便于人而人亦不見其相碍者蓋  
其所須者簡而于物無必人故樂而忘之昨勸予省

事自便以安晚節其言甚有味白民不能忘世自丙  
午罷試不復談舉子業將買山築室寫竹自給省事  
自便此其得力處耶世呼白民仙人而白民亦自謂  
散人仙耶散耶竹耶蓮葉耶蘇子云與五爲六居士  
不可見矣

彷彿會真語

張舜如能琴能歌能圓能騎能博而耻言其長語及  
之輒不應但不能識字而能解文義喜聽人說書史  
不能發言而能辨荅款款微中可以解紛不能見俗

下人而能容順予曰此老不時可與語微者不能容僕之小疵務逆予所從出而夾擊之忿若不勝而世所訾予者輒以爲佳亦竒矣故嘗欲寫數行紀其槩臨文輒止今日讀會真記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詞則敏辯而寡于酬對待張之意甚厚未嘗以詞寄之庶幾彷彿其人亦彷彿吾意中語

馮先生

馮開之先生喜飲茶而好親其事人或問之荅曰此事如美人如彛鼎如古法書名畫豈宜落他人手聞

者嘆美之然先生對客談輒不止童子滌壺以待會盛談未及着茶時傾白水而進之先生未嘗不欣然自謂得法客亦不敢不稱善也世號白水先生云

偃松

外舅顧亭承藏得東坡先生偃松圖根翳草中其段偃根左都無枝葉一新枝怒發根上針筆蕭散意欲挺茂而力不可段作蒼鱗翠蘚具諸生意亦有一二欲芟處此真化工手也予于他畫無所好而此圖獨徃來胸中去今四十餘年矣畫亦不知所在

游松陵

連日飲陳孝將來雲閣風和氣明果鮮茶嬾頗極友朋觴咏之樂夜來周季侯使其侍官者周臣襍歌新令臣時苦脅謝不任強之歌一闕冷冷鸞鶴聲也衆客樂甚舉酒相屬臣亦竟忘其脅而殫技焉予謂季侯歌若此不乃混鷄群作苦耶季侯笑曰有之願受一卮沈知樂曰松陵俗以賽會張水戲有歌者趙無瑕在兄豈有意乎趙伯邕曰誠得請計安期亦從虎林歸矣孝將科跣狂叫如是如是毋敗乃公意予心

念顧蔡與約不果留既抵舟漏五鼓矣遂不成寐書以寄周安期有便羽到分湖併寄葉仲韶一笑也

記徐公語

南昌王先生間訪予談言甚浹同事者訝之粟水公徐某曰世棄元長于未病之先而止敬獨收之既病之後夫又何疑蓋予聞之受之云爾時不覺內自慙奈何以其故汙諸公齒頰乎今日汶上王先生惠然見顧命爲館賓且曰聞之釋氏稱孔子爲儒童菩薩請授此例子君何如爾時更不知愧自內生矣吾何

長輒溷海內異人耶

記朱白民語

朱白民讀書展桂堂時與孺和輩常詣予時僧孺方  
年少多在其所裘馬翩躚解音善譁白民輒嗟賞不  
置今日復會其座訝曰君面多不可之色豈復吳下  
蒙耶然而吾殆老矣昔歐陽永叔謂石曼卿予乃見  
君盛衰其間之惋然而僧孺心竊喜謂白民知我也  
世人棄僧孺僧孺亦厭而去之于事都無所涉年來  
甚得閒居之適益好讀書不入城市必予呼之一命

履而已

午睡

睡魔惱人最是當午不可止稍置思便結爲境時混  
時清悲喜違順其狀多端今日館人告飡強承之放  
箸而鼾矣夜就寢鼾聲頗怪耳驚輒省省不復睡卧  
聽衙鼓夔夔徹明湛然梳櫛後昏昏如也或云氣濁  
多睡或云血衰少睡云何當午血不衰暮夜氣乃得  
不濁耶神懶境淺今而後故不知所止矣壬子四月  
嗟雲軒中記

暑蒸

暑氣蒸濕礎汗交流枕席衣被間如帶膠黏錫癰潰  
疽敗至使人以手承之眉眼口鼻俱感悒悒無歡境  
與情之不相安甚矣何物老龍鞭駕雷電令在必行  
而風伯雨師承而行之轟騰澎湃了無吹生滋長之  
形須臾氣收雲物清朗神情舒暢豈不妙哉世無無  
忌憚之君子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而下多有忌憚之  
小人舉前曳後首鼠兩端欲使天下人情釋此覩覩  
斯亦難矣

王先生善交人

汶上祝時齋瑞王觀墀登對皆一時異人王先生莫  
逆友也先生善交人不守一行兩公者喜就先生談  
雨必命履屐必張燈退而各自得也祝性周謹讀書  
外泊然無所嗜好顧獨好石其癖乃不減米南宮而  
蒙山故有異石雨後輒露光氣土人按而求之紅黃  
青白五色燦然祝裹糧時往購工者就石大小製爲  
環珞簪導乃至鎮墜之屬窮工盡態輒佩之以行其  
聲鏘鏘然自謂衣褐懷寶莫如予者友人間奪以去



亦不復念所製方圓硯尤奇予息庵中藏得烏石圓  
硯黝然如漆蓋得之王先生其一也覲墀有無人之  
形不拘小節好諧謔矢口縱心罔與世合即世人競  
欲殺之弗爲動嘗以書抵元孚令具載僕之性情狀  
貌語言動止以來予笑曰昔曹孟德云豈有四目兩  
口其言甚大若僕者即兩目不能有此外更何有乎  
先生又言周自淑鄒人曹惺倪壽張人其人決定無  
疑當從先生求之

談局

談文則讓談局則爭世人之情也吾每見國手推秤  
默然無語而文章大家惟所讚頌頷之而已矣乃知  
價定者忘言拔萃者多暇

易醉

朝來飲酒不滿三蕉葉徹體都醉當由左臂作楚神  
氣不足以堪之邪吾寓清署中多卯飲飲常五合陶  
陶而已今何爲至此吾蟲臂也被之以年而楚若是  
飲宜削耳倩語我風日甚新因移席庭間昏然便睡  
聞鵲噪聲內自喜謂可占今日疾愈也吾衰乎吾衰

手壬子十月記

憐才

夜來語次偶及後來之俊愈出愈奇受之因誦其所  
識周君名迪文不下數題凌厲顧盼真一時雄也  
然而受之之憐才亦少槩見矣含香視草之客翩翩  
年少寧復念繩甕間浮沉顛頓未列青衿之士而口  
誦其辭惟恐一日不聞於世乎近日王又新先生行  
縣還喜甚蓋得一莫生云生名汝璵且謂予曰此生  
文有首尾都不作秦以後調度而世未有知者將使

就龍城會課心念生方濩落應童子科而令婆娑諸  
多士間恐損其氣遂止此老婆心更是真切顧謂桐  
識之且歸告吾鄉朱子魚海虞馮已倉晉陵蔣九叙  
弘獎之路于斯方盛君等不落寞如前矣

王鳴臯

雲陽姜清源與弟長源偕王鳴臯詣予王故武將饒  
臂力夙閑名理三人徐商文史稍及品目王委聽之  
嘗恐其盡引觴低回狀如美人不勝盃酌鼓動促別  
雖復不能少留覺中懷自吐都無所恨

詣張

閨初詣張冶生庭除閒寂一童子候門不滿五尺六  
 主人且起久之張出迓止予云劉元美當來已元美  
 至予識治生元美始此已馬君常與弟君闇及翟公  
 琛至遂命酌供食鮮芬盃巡雲瀉張都不作主予等  
 亦復不知為客歡噓久之予告去君闇曰主為咄嗟  
 之具而客無信宿之歡于情不勝予欣然聽之及瞑  
 分手猶復步步惜別

將還

歲晏將還元孚邀有之觴焉杯酌之際各叙所懷元  
 孚警敏殊異有之深情獨徃予謂今世丈夫皆從個  
 裏出然須有先天在可無疑于二君元孚曰某于此  
 道中有志未信他日必為師門弟子則所自許至于  
 表裏皆真不能不推有之有之退然色若不足予歎  
 謂元孚如君言政復真于是洗盞更酌嗟咨良久惜  
 乎凌雲既東不聞斯語吾近與凌雲箋舞雩一片正  
 定屬元孚志行不飭請以有之凌雲自礪也暮年形  
 影何妨岑寂雖復飲酒歡噓之談豈虛也哉并記于

此以貽桐兒漏三下矣時壬子臘初六日

### 周自强

鄒縣周自强貽書王先生倒書名諱用筆鈎轉先生笑曰此事吾未嘗作予觀自强書簡淡凝遠靈氣襲人當是見影而馳者耶倒鈎書誤正從清淨流出故可喜耳自强名願孔與兄自淑齊名

### 杜小韋

杜小韋不施膏沐舉止恂恂殆非風塵中物所居面錦峰石骨玲瓏細皺類高房山畫所謂伊人知其所

止者也有至性孝事其母會葬冠蓋相望於道小韋躡躑如禮送者肅然

### 醉生

夜與諸公飲甚歡有醉生敗之意殊不懌偕元龍蔡與輩閒步庭中猶聞朱元越與醉生辯從門間聽之生語不可了而意似旁皇頗知自悔者或云深夜醉後不宜復呼與語予曰不然此必不更事人因醉而發醉醒則慚耳盍以少言慰之不爾將令之展轉終夕豈吾意乎且或有他念焉乃啟扉出微言冷擊不

數語輒遁去旦起亦絕無影響使人偵之果善人不  
更事者也生平嘗不能忍于此事頗自覺其有進然  
而氣衰矣壬子十一月望日記

爲子將喜

今日聞朱子晉娶婦心竊喜蓋爲子將喜也子將悼  
亡時嘗詣予形懶神悴如餌鈎之魚惘惘浮水面上  
予謂君無婦有母且糊口四方將奈何子將曰故籌  
之天不欲令某有室不二年奪之敢與抗耶近累數  
金將爲弟聘婦但有一婦事母母情不大傷某可無  
家念矣予曰甚好君家事體合如此但恐聚沙成塔  
力正不易今日塔就矣

杜夫人

蘇才翁官尚書即夫人劉封仁壽縣太君卒年八十  
一孫魯男女五十七人才翁與弟子美聖欽既名家  
其子孫多即官大夫可謂盛矣吾鄉李中丞羅村之  
配杜氏以公貴誥封夫人死時年九十三子孫魯玄  
幾五十人女孫二十餘人苦次林列班行相向蓋亦  
一時之盛歟今日偶讀劉太君墓誌信筆書之杜夫

人少歸中丞日夜織紵雖貴顯不輟然衣無重帛所  
居處竟日不聞磬歎聲孫曾有不見其笑語者又不  
知當時太君能如是否劉志云薄于養身而厚於施  
人嚴于教子而寬于御下盖古今命婦享其福祿榮  
名者大都非偶矣

東坡改樂天詩

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  
飛古墓壘壘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  
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此東坡改

白樂天詩使郭生歌之者也而祝和父便謂郭生改  
樂天詩誤矣坡嘗言寒食重九不可挫過今觀其感  
時傷悼悲歌泫然真能盡四時之樂者

齊雲書石

齊雲巖竒瑰尖秀天門石罅尤勝絕但碑碣填塞不  
遺卷石袁中郎極歎之謂當與盜山伐鑛同科然聞  
石壁上有二句云道人控卧龍鯁背寒露滿身披月  
華雖無勝情却是勝語此等當從末減

顧三娘

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叫春鶯  
此李丞婦顧三娘詩也顧蔚有才華尤閑女則母皇  
甫淑人絕憐愛之所遣資裝奇服不下數千金而李  
多外嬖不軌于物數年揮斥殆盡顧視之泊如也兄  
懋仁靖甫並擅菁華每加欽重晚歲葛披練裙荆飾  
鬢髻與嫂朱夫人讀書不輟絕未嘗有自憐之容

別元孚語

元孚東矣所欲與元孚言者無窮猝不能盡念之有  
一二欲吐者雖腐不能默默也天與元孚如許才情

如許志局政以磨礪之具厚元孚耳自謂吾性固然  
惟其意之所至不缺則割

嘗怪世人讀書汲汲以及程限爲意凡書隨意繙閱  
當無不可要須必有所入速則易終而無味

吾鄉徐尚書素奇其子謂是必得之技尚書既貴見  
其子羅列圖史肅整玩好訝曰失之矣凡讀書如爲  
官東西南北惟上所使心在長安者得焉吾入子之  
室而知八股文字中無汝心也其後言竟驗元孚在  
家未必作文但所見無非舉業乃得之耳

門第清峻鬼神且將瞶之况天下之耳目哉元孚仰  
大蔭政復難耳循理無過故是甚高論雖復飲酒談  
笑間易爲世眼所物色雖然若者非元孚事也吾過  
矣

奴子束裝且行復書此紙有之凌雲相訪可令一見

仁言

粵東劉喬黠士也以讐誣告廩生談大韶盜掘祖塋  
論死時傅爰者亦莫辨死骨之爲男女而徒以黠取  
勝人頗寃之然莫能決累年未白也韶既繫獄子某

爲諸生坐從惡免孫某聘某氏亦以家難故不竟約  
吾崐李晴原先生分守某處當按獄讀爰書悶然乃  
溫語劉喬曰汝即與談有隙今已殘其兩世矣而所  
發之塚不辨男女事不可結汝故有口豈能無心試  
自證之得毋有默默不容自欺者乎汝爭地理吾與  
汝言天道汝心謂何喬口噤不發詞徒叩頭請罪曰  
劉喬從此不敢置對矣先生旋以其言白觀察其觀  
察召喬詰之喬叩頭請如對先生語談事遂白時學  
道某聞之從先生問狀先生語之故某曰烏有大韶



非首惡而子乃以從免耶予誤矣遂檄縣復其子廩  
餼如初其孫婚事亦如約嗟乎一點者能殘人三世  
而先生以數語全之仁人之言豈不溥哉

栽檜

先壠檜栢為大風所拔先君偶有觸樹以杉不數年  
挺而茂先君大喜已焦然枯色如赭殆不曉何故通  
客野曰杉性高不宜水壤然湏水而發宜其不數年  
挺茂不數年焦枯也其說有理今年春予定豫章王  
先生之惠召山人顧璣栽檜栢如初而又以其餘建  
風木軒左松右藤玉峰在望憇者歡甚亡何巨浸稽  
天舟人破涯而渡棲泊軒下洶洶不知所為予橐且  
盡工亦停止

蘭

與蘭俱化故有是言然而非也今日倚蘭而坐游香  
氤氳隨風近遠時有爽致逼人鼻觀間急起從之則  
不知所如矣無人自芳久而愈奇者蘭耶

士風

一少年初與科試予聞之喜問名第幾荅曰苟不至

落格耳已按之則高等也爾時不覺欲嘔至今羞見此人新羈之馬須有翩翩試步之興異日者可望絕塵甫出廐便作昂首悲鳴態豈吉事之祥乎是故士風之鄙莫嚴于詐老成人貌之薄莫夭于妄言不得意

恤囚

濱州杜公欽恤河南沈先生為裕州往見公公問裕州慮囚有平反否先生曰如郭某者合反公問何也先生具顛末以對曰安有殺人無驗而辟者乎公歛

然取冊示先生則以冊括如先生肯為之乎夏先生將恤山東為予述其事且曰此事大難除是一寸心可無悞耳予曰昔歐陽崇公夜治書爰廢而嘆鄭太夫人問故公曰此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耳夫人問生可求乎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矧求之而有得耶先生欣然曰吾意也

釣雪

趙凡夫倩人製茶壺式類時彬輒毀之或云求勝彬壺非也時彬壺不可勝凡夫恨其未極壺之變故爾

爾聞有釣雪藏錢受之家僧純如云狀似帶笠而釣者然無牽合意亦奇矣將請觀之

顧蔡與

顧蔡與飲酒不下數升時或潦倒一言勸沮便能減削自言近來頗得少飲之適與人奕不能對手求讓數子卒不可勝凡四十日間便能勝之今反饒二誦習香山詩百首予自抄錄字畫清潤居然不俗此予別後之快也今日過草堂強之使醉亦復欣然

甲寅元日

年來不復知加貝節之禮獨世長早詣卧所起居眠食便馳去各閉門謝客矣今日目斷窓際那得履聲如爾時耶且恨此酒爾時筑筑相對神多不怡何知白首兄弟對景述此懷之樂乎日滿南窓雲物依舊不覺無言之涕自零一往之痛欲絕

臘釀

臘釀頗烈誠寡人不得浪飲留候梅花朝來取三升令三倩澆庭中卉木然不能盡笑曰袁石公詩花無百枝亦藏鳥茶到三鐘也醉人却為某作

問元孚

樂天寄書微之作詩云五聲宮漏初鳴夜一點窓燈  
欲滅時此善道相思况者吾久欲致書汶上公苦無  
羽便既得泗水力矣臨書却不能下下則不能止膏  
燼漏沉展轉無寐何故記以問元孚

陸士彥

小少城西觀群少年躍馬青紫紅黃爛然已謁武穆  
王像凜凜如生徘徊久之與客相携而返路逢故人  
陸士彥自言去鄉二十三年今已歸故里且將訪予

予甚喜復念二十三年間彼此况味亦何所不有爲  
之慨然

自在賞心

崑山一卷石不至其巔者三年矣今日與僧孺葷飯  
訖鼓勢而往怯風而歸循城坐者再倚堞者再晚歸  
過限左右脅隱隱作楚逾時喘息請佩世長臨逝之  
語兄且老春花秋月但宜自在賞心不須共少年生  
活

中表

中表兄李紹伯善叔皆一時開爽士予少無侶獨與  
中表游最密其後各居守貧落落不復如曩時每相  
見慨然太息而已昨除夕紹伯語予見叔而自省不  
免墮淚後四日叔亦念伯病匍匐往候依依不能置  
善哉然予聞紹伯一病輒見城郭宮室市橋田舍老  
幼子女襍然更換此氣衰之徵也善叔遣其子聚徒  
村舍亦復嗚咽不勝醫經云先富後貧病自内生甚  
爲二兄憂之

夢

予不識臧古渚安識其子夜夢與一人飲面色微蒼  
美髭鬚善談譔年可四十許人云是古渚之子孟巡  
甚促談笑以時遙望路傍一帶皆杜鵑花方開鮮麗  
可愛又有似榆莢錢而白如雪者芳馨襲人臧云此  
渣中銀錢花與江南不類展玩間一小舫感波而至  
顧見瞿元初陸孟鳧招予趣馳之遂覺

春雪

春雪不盈咫光着軒幔亦便似明月窺人童子持米  
汁候帳前曰風厲甚飲此可以釀和歌枕一吸盡五

合許暗想當年僵卧人劇有慚色

我三人

子柔子魚衝寒來訪予意欲小飲不可輒辭去期以  
春和日再渡淩水子柔與予同年生子魚後三歲其  
生爲丁巳然皆老矣吾年來對客不復問後期如我  
三人乃可期耳

移喜泉

朱方黠宅有喜泉每齋中惠泉竭輒取之其味故在  
季孟間而炊者不知悉以供盥濯貴耳賤目古今智

愚一也

三適

荆溪史翰林家藏蘇子瞻自寫三適圖梳洗摩按皆  
有法外之適世長得之以眎予相與嘆賞不置神逸  
品也朝來鑷已而摩適矣客至竟徹洗三者故不可  
得兼耶

玫瑰

玫瑰花之最濃艷者而好腴壤得壤則香韻尤絕人  
多笑之此不然若耶溪上浣紗女三三兩兩曾有幾

夷光否凌寒耐瘦古今之品獨梅花耳水仙花雖凌  
寒已不耐瘦今日乞玫瑰于紹伯書此

顧影

友生招飲雅不欲以服爲解而攝衣顧影則不知涕  
之何從矣七筋間那堪他人作相耶伯玄聞之吁嗟  
而去

處三

處三學染於世長服勤如禮而皆發于情世長德之  
不減修梵今日相對惘然亦由人事多端匪獨死生

動念

薔薇

薔薇花最古美而艷三十年来種類競異至于今麗  
極矣其叢生路旁花四出而香特媚者曰野薔薇近  
亦有千葉紅暈者香差減樂天栽薔薇詩云移根易  
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種春少府無妻春寂寞花開  
將爾當夫人疑是前品蓋東籬黃菊故未與乎茸幢  
之觀想當然矣

薜如蘭

張舜如寫蘭相贈世長稱之曰如此風調會須拔起  
但恐未脫羈絆不免向人作應酬文字耳舜如黯然  
其明日世長病漸劇蓋癸丑十月十三日也展扇悽  
絕聊復記之

歌

予于歌無所入但徵聲耳然聽還魂傳惟恐其義之  
不替聽西廂拜月則按節了然豈初盛盛初之說乎  
湯先生自言此案頭之書非房中之曲而學語者輒  
有當行未當行之解此真可笑也諸君會歌于元越

西第酒醒後耳中猶自作響

雲水詩

寂上人惠示雲水放言多羈旅窮愁感憤栖屑之致  
而自恨不閑于藻則未免有作詩之意也夫篇名雲  
水于世宜若泊然無所起而卒不能自匿其真詩以  
道情性庶幾近之

夏東隱

夏東隱立愈脩倩三齒便能飲酒數升快哉吾日來  
政患此食冷則痛噉熱亦痛試問東隱我何如脩倩



本不祈飲修倩愈故不當獨後耳

嗟雲軒稿

王坦老徵嗟雲軒稿甚急質明且函其板而歸之念  
家無藏本此中友人有請之至再而未如約者將柰  
何聞之太質云小築方更事黎棗不識就否

庭梅

庭中梅花為陰雨所勒半粒輒止朝來霽色可喜花  
亦爛開如雪陣陣游蜂作深夜篁篔聲戲取昨歲贈  
語令倩亟襍歌之命酒再酌僧孺誇吾山頭萬樹何

如此三尺地一番香雪也詩句歌如左 千卷不憑

雙眼獵寸心長吐萬珠寒

王世周

鴻鵠翔遙海不

飲華池漿麒麟躡崑崙不服千里箱

薛君淑

半生

皂帽堪圖畫一顧紅綃借品題

陳眉公

爰挹仙掌

露和以玉井漿携婦當遠餉蘇齋佐一觴

朱白民

蒼茫愁日月瀟洒動江湖倒屣憐才子調箏狎酒徒

貧緣金易散健以藥能扶 靜籟時聞竹踈陰欲據

梧 夏士琰

松濤浣耳清吹濕芰荷衣

徐元果

草

堂日落飛香雪蓬髮春深映鐵龍

龔季弘

酒結乳

融貧後客興乘王子雪中舟 何必有錢稱俠骨肯  
因無事廢婆婆娑草堂今夜春風滿幾樹梅花發舊柯

沈雨若

別有文心供汗漫任將俠骨付支離 王開

美

清時見丘史白屋隱田文 顧民服 瓊漿擎出

花奴手白苧翻來倩女裾 顧仲從 靜聽松風常對

客慣移漁艇作浮家 張叔維 玉峰一卷秀興賢五

世廬 張伯安 夜雪挑燈聞縱屐春風閉戶促飛觴

僧朗僧

源口共談秦世事城居聊着晉衣冠 王爾

曉

香清麈尾僧題句花落檐頭客送貲 鄒榮公

短髮未愁暮長喙以不朽 曹孟襄仲 海內豪駿望顏

色門外饑寒乞恩澤 張夷令 病裏烟雲居士觀醉

中風雨謫仙才 西山爽氣藏秋籟北海殘樽濕暮

烟 彩筆舊傳鸚鵡賦紅牙新按鳳凰歌 顧端木

風來松徑詩初就月在梅花意更閒籬落織雲流紫

翠苔階新雨弄潺湲 沈庸之 綠尊呼夜月白雪賦

梅花 僧涵虛 李鷹秋老一杯酒仲尉春深滿地蒿

顧良弼

沈雨若

沈雨若病後索居不通賓客入春一月便了二十七  
題見予口誦其九皆辯爽可喜顧盼偉如也問何以  
益我雨若不聞乎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收斂得

### 春蘭

春蘭出陽羨山一名興蘭土人叢移者久而芬茂枝  
植者不再歲蓋氣聚而根不傷散而失其故此易曉  
耳南郭有傅家蘭歲可十許年花葉競爽里人趙氏  
嘗竊其法亦頗驗云妙在若子若棄間予用之輒敗  
知非九畹中人也栽蘭不成書此一笑

### 顧九扈

張慎其傳眎顧所建即九扈文終軍之年耳風義若  
此芝蘭蓋有種耶所建故將家子氣橫才飛然知天  
下事無可爲者去縱情山水文集間嘗與夜語多瑰  
異可喜當世偉男子也汗血之駒三日起其母即之  
謂歟

### 夢女仲

女孝仲殯張浦舊地既五年杳然未有夢也辛亥秋  
一見夢於虞山十五松下嘗有紀錄昨夢仲復甦貌

莞爾氣不甚舒既覺欲言未忍旦方午聞其族之黠者既已據仲之宅又謀所以移仲殯而盡有之矣仲靈在天焉可誣哉今日詣光祿請之許以事白乃窀穸焉勢故如此然聞黠者將縱火仲之禍未知所稅駕矣生則孝嫻任睦周于三黨歿不能庇其一身仲乎仲乎命耶人耶

謁方改亭先生墓

從父家抵南新瀆里因便拜改亭先生墓仰視松楸悲涕橫集某少讀二方先生與先半閒手劄弟兄姊

妹間悲喜憂快無不相關四傳耳週甲之孫乃始識先生墓道耶先生有知應念當年張德升高祖字有孫而儻若此悲夫悲夫

齒脫

已酉清明日卧蘇齋中無端脫一齒對客惘惘竟日不怡未久更生及半輒止人皆見其之已脫齒也今歲上元日患齒痛至今既勝叩嚼內逸其半吾舌自覺而人不知亦便安然六十人脫齒不足言而欣戚易情故以知吾意之減耳

謁方長史墓

垂髫時父祖課其下文字必稱方師魯先生一代雋人也九歲未屬文侍御公取白簡令試破先生以意爲之盡簡而破不休名言終繹侍御公喜戲稱作者肅皇帝庚子魁南服意殊不屑獨好神仙冲舉之事坐卧百尺樓上徃徃竟月不窺庭戶與同里歸熙甫季子升爲莫逆交該達強識號三傑云死時年四十至今人猶思之今日拜古巖長史墓聊識其槩古巖先生尊也

坐息菴

舟行兩日百事悽感深夜坐息菴下悒悒爾小婦爲置茗筍黎橘而侑之以蘭畫圖書所前後花影凌亂香魂夜發予亦羶然而喜燭既燼而不能寐也昔李端叔一生坎坷晚景更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蘇子瞻聞之曰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

海上

嚴漢濱叅補陀還同飲徐氏拂石軒中具言海上諸

庵勝概如白花之精舍梅福之丹泉修竹之蒼翠  
窳窳令人心目開爽瀕又言世長所畫龍樹菴紫竹觀  
音大士像與予庵記頗爲武弁貂璫山人香客所購  
僧意苦之將柰何世長既死一片石猶復苦人海外  
耶雖然像果流通僧必不以爲苦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